

高水準的讀物
讀者文庫
• 147 •

尼采自傳

尼采原著

正文書局印行

尼采自傳

尼采原著

正文書局印行

■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再版

■書名：尼采自傳

■原著者：尼采

■譯者：王婉芬

■發行人：黃開禮

■發行所：正文書局

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51號
郵政劃撥帳戶5961電話781406

■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

登記證爲內版台業字第1707號



序

這偉大底思想家，頗識一切法虛妄，空無所有；也意識地或不意識地體會着不生不滅義；却在空茫無際里，將世界、歷史、人類、權威、需要，碎爲微塵；因大超悟 (Theoria)，孤往，絕詣，獨自沈酣於無上底寂寞中，以莊矜底法度統馭着整個底生活，思想之動靜，使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，因而不斷地發表他的著述，如江河之奔赴，以滌盪以掃蕩以灌漑以滋潤全人類之思想，凡二十年。

雖然尼采歸功於長期底疾病，疾病給他深思的機會，其思想之成就，是由于高深藝術的了解與理性主義的養成。——如幻如化，這哲人懷想着過去希臘文化的優美，不滿意于當時德國文化情形，因此憧憬着將來，寄所有的希望於將來的人類。因爲寂寞，那種靈魂上的辛勞，所以悲哀，感到痛苦，然也自知其生命上的事業並非沒有結果，勞苦非徒然，所以仍然有其著作的和諧，喜悅。

於是辨別着善惡的分際，和主與奴之倫理，將傳統底倫理推翻；攻擊着歐洲的陰柔主義，德國文化的野蠻，基督教之荒謬；思索出超人，以「力」爲一切的解釋，遠之假借希臘狄阿立修斯，更遠假借波斯教主蘇魯支之名，以詩情之浩瀚，現示出一種生命的典型，他的希望，亦即整個底悲苦與欣愉的寄託。

世間各種偉大的思想家大抵如此的，有着同樣的根原，區分在表現的強弱而已。大概東方的人生觀着重歸真返樸，雖然經過精神上絕大底苦工，然而寂滅了，猶之渾金璞玉。反之，必將「自我」整個兒發表，更雕琢，更鍛鍊，是西方的人生觀。然無論東西方的哲人，無論那一種磅礴，激盪，飛揚，悲劇底典型，不見有這麼浩大而又深微，發皇而又沈着，自由而又拘謹，和平而又勇武，悽夢而又炯然的表現，這麼強烈，這麼純潔，這麼崇高！而不礙其爲一個雍容儒雅的人，藹然愀然的態度。其文才也許有極大底關係吧，尼采是一個非常會寫文章的人，文章家。

我們很難知道尼采的影響將流布多少遠，他的世界是否出現於將來，何者將成爲達到他的世界的橋梁。但地球永遠地轉下去，進化底或突變的超人也許有一日將必出現吧。觀其二十年中的

著述（始於一八六九，迄一八八八）支配着歐洲思想界，間接造成現代社會局面，其事不誣。目前這一部書，成於他絕筆之年，是他的生命之迴光一道極澄明底返照，顯示着全部思想的綱領，映現其各種著作之成因。

耶且，訶摩， ECCE HOMO，原是披那妥斯指耶穌而說的一句拉丁語：看哪，那麼一個人！是提出狄阿立修斯的典型與耶穌對立而作的。「那麼一個人」是說明他自己，與中國古代文人的「自序」約略相同。所標舉的諸書至今還沒有中文譯本，也許讀者感覺困難吧，但這些書是必爲中國之思想界所需要的。也希望有在此致力的人。

讀者選擇書本，書本也選擇讀者的；尼采目爲一種幸福，一種優先權，能爲某著作的欣賞者。譯者自傷文字之功力欠深，冥茫中也許不無誤譯。好的字畫是不能摹寫的，無論怎樣精密，傳神，最高度下真蹟一等，何況以一種絕不相侔的文字，翻譯一異國偉大底哲人的思想，內心，和生活的紀錄？原著文辭滂沛，意態之豐饒，往往使譯者歎息。然爲求不負著者和讀者起見，竭力保存原作的風姿；所以句子每每倒裝，或冗長，或晦澀。又凡遇原文字句太激昂的地方，直達

反有傷本意，則稍與曲折一點，這是譯者自知的錯過。——凡此，皆欲訴之於此書所選出的讀者們，稍耐心地讀，嚴格地加之批評和指正。

第一個介紹尼采的名字到中國的，似乎是王國維先生。其後有郭開貞先生，譯過一本察拉圖斯屈納，即蘇魯支四部之一。外此則很寂寥。讀者們也許順著這部著作所舉的書名，在英，法，日，各種文字中，能够尋讀，繙譯吧。留着這種願望，深切地期待現代中國青年。

譯者識

民國六十年三月一日

緒言

一

以至嚴肅之對人類的請求，向人羣發表出來，這以前，看來我之說出我是誰，是不可避免的。根本上人們也許應該知道我：因我未曾使自己毫無證見。然而，我的事業之大及與我同時的人物之小的懸殊，是在人們既不我聽復不我見這事實上表現着的。也自信在生活下去；難道我之活着這事還成爲一種假定麼？……這祇須向任何在暑天到上茵佳定谷（按：茵佳定乃瑞士茵河所經過之山谷，著名之休養所，尼采居之。）來的學者說說，使我知道我並非活着的人，……在這種情況之下便生出一種責任，雖然違反着我的習慣和本性之尊嚴，即是叫着說：聽哪！我是某某，別將我錯認了！

二

非惡魔，非倫理之怪物——我乃一與凡人至今所敬仰爲能幹的人們相對稱的典型。在人們中，據我看，這正是我的可矜處。我是狄阿立修斯（按：Dionysos乃希臘之酒，收穫，及戲劇之神，宙斯之子。）的門徒，然在我變爲聖人以前寧願變爲一個薩特爾（按：Satyr乃狄阿立修斯之從者，田地與森林之神，人形，牛耳，牛尾。）但試讀這篇文章。除了以和悅底和親愛底向人類的態度表示這相反底對稱以外，並無他意。這也許成功。我所應允的最後之目標，也許是「改善」人類吧。我是不塑出着新偶像的，只求老的偶像覺到牠的腿爲泥塑的。

偶像（我的「理想」二字的代名詞）之打倒——好像是我的手工。人們將理想底世界假造出來後，便這般將現實的價值，其意義，及其真實性完全摧毀了……「眞世」和「幻世」——明白地說：便是虛構底世界和現實……理想的謊至今成爲眞實之譏嘲，人類已因之淪入最低下底本性中而成爲虛僞了——直至乞靈於相反底價值。而那涵藏着他們的繁榮，將來，將來的權利的價

值，反被忽略了。

三

——有誰沉湎於我的作風以內，便知道這是一種高原空氣，一種強烈底衝颺。人們應稍能自求適應，否則在這種空氣中冷病，危險不小。冰雪嚴迫，寂寞無邊——但一切事物在明光中何等安靜！呼吸多麼自由而又感到多麼安適呵！哲學，誠如我所了解而體驗到的，便是高山與冰雪中自由的生活——即生存中一切新異底，疑惑底事物的探求，亦即至今爲倫理所拘束的一切事物的研討。根據一種在禁制區域中的遊歷而得的悠久底經驗，我尋出了歷來倫理化，理想化的原由：錯看了！哲學家之隱秘史，渠們偉大底聲名的心理，皆給我弄明白了。

一個頭腦負載着多少真理，能含受多少量真理呢？這便是我的日見其合用的標準。錯誤（——對理想之信仰——）不是盲從，錯誤是怯懦……每一種鬪進，每一步智識之增加，莫非由於勇邁，自我之刻勵及自持孤潔而生……我不反對理想，但決計帶上手套，不與接觸。 Nitimur

ni vetitum，於禁制底事物中生暉在這表徵下，我的哲學是勝利的，因為至今人們所徹底禁制着的，不過真理而已。——

四

在我的著作中，蘇魯支是獨立的。這是對於人類從來未曾有過的一大貢獻。這書，發着凌越千古的大聲，不但是所有的書中最高底一部，一部高原氣候的書——所有人類遼遠的在牠下面——也是最精深底書，從真理最深底蘊蓄中所產生，猶之不竭底淵泉，沒有一提瓶不滿汲出黃金與珍貴。這裡說話的不是「先知」，不是宗教家，——那種疾病和夸權的混合種。人們應該諦聽從蘇魯支口中所發出的大音，這神鳥的歌唱，庶使其智慧之靈明不致隨和地受委曲。「激動風波者往往是靜悄底語言，支配着世界的却是沈潛底思想——」

無花果樹頭掉下來，美好而且芬馨：當渠們下墜的時候，被撕去了紅的皮。我於渠們爲北風，使之成熟！

這樣，我的友呵，教義如無花果下墜了：吃着渠們香甜底液汁和果肉罷！秋已經來，清朗底天空和白晝——

這兒不是夢囈者的囁嚅，也非要求人們相信的傳「教」：却是從無盡底光輝的洋溢與快樂的沈酣中，落下的一滴一滴，一字一字——這言語的律動非常舒和。這只能付與極超拔底人們，聽蘇魯支的話是無比底優先權，非人人可得……難道他是一個引誘者麼？……當他第一次回到他的寂寞中他說着什麼呢？與任何「先知」，「聖哲」，「救世者」，或頹廢者在這種機會說的完全相反……不但其所言者不同，其本身亦原自不同……

我獨自去了，孩子們！你們也從此走去而且孤獨了！我願意這樣。

離開我！提防蘇魯支！更好能引爲羞恥！他也許騙你們。理智底人不但要能愛仇讎。也應該能恨朋友。

人容易誤解他的師，倘若永久做他的弟子。你們爲何不扯我的花冠呢？

你們崇拜我：一旦你們的崇敬傾倒了便怎樣呢？請留心，別要被一個石像壓倒！

你們說，你們信仰蘇魯支，這于蘇魯支何有呢？你們成爲我的信徒，但信徒又于何有呢？

你們未曾尋找自己，便已找到我了。虔信者皆如此；所以信仰皆不足重輕。

現在，告訴你們，丟開我，自己去尋找。當你們皆否認着我時，我將向你們回轉……

尼采

尼采自傳目次

序

緒言

■ 爲什麼我這般明哲	二
■ 爲什麼我這麼穎悟	一九
■ 爲什麼我著出這麼好的書	四六
■ 悲劇之產生	五九
■ 非時	六七
■ 人間底，極人間底	七四
■ 朝霞	八三
■ 快樂之科學	八七

■ 蘇魯支如是說·····	八九
■ 善與惡之彼面·····	一一六
■ 倫理傳統說·····	一一九
■ 偶像的沒落·····	一二一
■ 瓦格勒之衰落·····	一二五
■ 爲什麼我便是運命·····	一三四

葡萄的色轉為紫赭的時候，一切都成熟了。在這圓滿的辰光，一道斜陽射在我的生涯上：我回顧・我前膽，我從來未曾在一次看到這麼許多好的事物呵。直到今天，四十有四年的光陰葬送了；並非徒然。我敢于將牠葬送，因為在其中的所成為生命者，是得救的，不朽的。「一切價值之重新評訂」的第一卷，「蘇魯支之歌」，「偶像之沒落」，我的以錘子做哲學工作之試驗——這一切，皆是這一年中的贈品，尤其是最後一季中的呵！我將怎的不感謝我的生命呢？於是，我將這生命發表。

爲什麼我這般明哲

我生存中的幸福，許是唯一底特質，在於其晦氣中。比較謎語似的說吧，我如父親則已死，如母親則我仍然活着而且老了起來。這二重因，正如自生命之階梯最高與最低之一級之墮落與上昇——卽算算爲什麼吧，可以解釋那種使我明顯的中庸與對於生命中各種問題之「無偏袒」的態度。于墮落與上昇之表示，我是保持着爲任何人所沒有的纖敏的感覺，在這方面我成爲最好的教師——我知此二者，亦卽爲此二者。——父親三十六歲死去了：他很溫柔，和藹，多病，像一個註定着閃掠過去的物質——成爲生命之悅懌的回憶，非爲生命本身。在他的生命萎落的同年，我的生涯也低抑下去：我在三十六歲時到了生命力的最低度，——我雖然仍舊活着，但近視不能